特 2
1502
3

論衡

二一

008348－003－8

特2－1502

論衡

王　充／著

刊年不明

AAC－0302

特2-1502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

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簒畔、淮夷徐戎、竝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爲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殊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

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力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柰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

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爛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眞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眞虎之身、矢入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爲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劒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

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二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社

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三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絶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蒲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特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

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羌戎、要擊於嚍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荊和獻寶於楚、楚則

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漣漣盡、因續以血、今高
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
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
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
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
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
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
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
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
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
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
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
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
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胷、鋒刃之助、故手足得
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
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
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

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七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七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七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七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始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七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七首、身被龍淵之劒、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擿銅柱、能一有過字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七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

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以爲當、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服作、（一有牙字）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大字）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

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鐏也、雷鐏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偹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畀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

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於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將軍撠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撲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諺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悅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胷儋耳焦僥跋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

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衰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邰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内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皐、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

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諭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贏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饑、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

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闇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尸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闃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

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麤、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各小杖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

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遜、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愓、不愓、心不愓、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殷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兎解、安肯戰乎、然

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賈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賈如雨、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賈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賈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

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貴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論衡卷八終

論衡卷九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況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然、

此後辨經義處多嗤笑成文讀者當得言外意

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皐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紛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敎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迫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勑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

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姦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

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其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

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欺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章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殷殺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然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臣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乎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勃

讀至此足令左文解厭

而已、無爲政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禦、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三誓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

鄙陋之行、天會厭殺之、可引以誓、予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塡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塡我、子路頗信之、令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臥厭不寤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子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

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未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王、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何必讀書

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垂絕無與、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已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

聊可齋藏

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耶、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

而出湏、予惡夫湏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驂以賻、惡湏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湏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喪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

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辭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

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枅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如何、夫去信存食、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其事、治其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辯、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肹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肹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

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肹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肹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肹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

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求食於佛肹、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肹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肹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九終

論衡卷十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

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

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

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童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蹻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郤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

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
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
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
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
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
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
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
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
明罰賞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强兵、此法度也、案秦之

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
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
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
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
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
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
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
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
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

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水之閒、郤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郤、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駮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叚干木不仕於魏矣、

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竟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

縈之人、貪故能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鉞劉、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驁、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則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術、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恥辱至身、

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魔牖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魔牖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

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

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捆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孝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衡、見馬且犇、無以御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遍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捆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

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捆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穢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檝者、知水之性不可閼、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弱於水、不責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劾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閼水源、防劾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

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寧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歸費、寧何爲不受、當在薛也、寧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寧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乎、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

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

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與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與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

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藏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間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乎治天下乎、如欲乎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過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又言以天未欲

而言之、如與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
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
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
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閒乎、是
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
如是孟子言其閒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舍孟而誰也、言若此者、不
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
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

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
之閒、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
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
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
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者之
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
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
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
者興、又言其閒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

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

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壞於塗、何以異哉、擊壞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也、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

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頻蹙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克其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用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鶃鶃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靡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

因人故、粟以屢續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晳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纊、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晳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准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

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愼操修行、其何益哉、實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矣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十終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鍊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

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大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大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

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涬濛澒、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其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

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誦以談、故虛實之事、竝傳世間、眞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

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非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鄭、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

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丁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何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

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各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郭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

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

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

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
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
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
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
蓋、驗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
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
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除、不著地
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曰之
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
而入地、地密鄰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為一
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
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
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繫地一丈、轉見
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
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
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
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
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

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標、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埠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卽天高南方之星亦當

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云有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夫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

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畫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畫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鈍、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日月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

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遲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磑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曰、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

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

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隣國接境、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兎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兎蟾蜍也、兎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兎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兎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燋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兎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膅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兎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其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諦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

論曰、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

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虧當與且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虧須臾過日而東西虧初掩之處光當復東西虧光復過掩東虧復西虧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未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於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竟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竟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猶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

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禺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壞也、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禺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當禺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禺益所見、意似日非曰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

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

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卯之將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徙、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

與雨俱、又傳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霣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霣石爲星、則謂霣爲石矣、辛卯之夜星霣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霣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二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鬼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霣、則謂之星也、左丘明

肖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霣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

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雨從發、月經星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答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刻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

君小之小作子

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小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違讒親仁、

良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違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佞異行、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

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期惑之患、無患丰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但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形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

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貫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

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皐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襛記錄成則著效明驗之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而伺其短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偽該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辯、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辯、人君好辯、佞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飾、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庭之行、察其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幷爲覺露也、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

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苟不利己、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於將、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鷹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

君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鬥、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廝、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爲佞者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僞矣、何名之養、義窶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讙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

2
1502
3

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卷十一終